

乡村正月闹新春

刘诗良

春天来，春风舞，春意闹。正月，沉浸在酒香肉味里的乡村，笑容春光般明媚，嗓子春雨般清润，脚步春风般摇摆。大朵大朵的笑容在脸上绽放开来，抑扬顿挫的乐曲在屋里荡漾起来，跳跃腾挪的舞步在村庄摇摆起来。

儿时故乡的新春，不光吃食丰富，大饱口福，就连耳朵、眼睛也跟着过节，一刻都闲不住。正月里的乡村，是一丛蜂鸣蝶舞的灿烂的油菜花，点燃了村民的目光，叫醒了村民的耳朵。

“正月里来是新春，家家户户点红灯……”人没进门歌声已至，一对夫妻，女子着花红棉袄，面含微笑，婉转吟唱；男子穿深色新衣，手抚二胡，曲调悠扬。母亲见了这“唱曲的”，客客气气地给他们零钞，请他们喝茶。他们道声谢，又换一首曲子去到隔壁的乡亲屋里开唱……

平时乡村生活枯燥乏味，正月里唱上门来的歌儿，是乡亲们难得的享受。在小孩子眼里，就更新鲜有趣了。我们常常跟昆虫一样地围着他们，去了东家进西家，听了这村听那村，感觉很带劲。

最带劲的是听吹喇叭。喇叭声十分嘹亮，远在邻村就能钻进耳朵鼓动我们的耳膜。我们飞快地跑过村外小路，为喇叭手带路。那喇叭细细的脖子，大大的嘴巴，一溜儿排列整齐的小孔。但见那人将尖的一端含在口里，手指按压着小孔，上下起落，腮帮子鼓鼓的，像是里边紧包着个圆球，眼睛张大发亮。那嘹亮剔透的声音从朝天的喇叭嘴里冲出来，跑得老远，又从村外的山凹折回来，在村庄回荡。

村里的顺华没大我两岁，会吹竹笛。这时候常不见他的影子，他早背个挎包，握支笛子，去外村吹笛了。走得远了，好些天不回家。学堂开学了，他才回转头来，打开挎包，清点战利品，不光学费足了，还揣回一挎包客气人家送的香炒小吃。母亲没少在我跟前夸赞他。

我一样乐器不会，但可以清口唱呀。有一回，找了个同伴壮胆，也去两三里路外的庵山底卖唱。到了村口，两人你推我搡谁也不敢上门，好一阵艰难总算进屋开唱了，脸也一下红到耳根，声音也发颤了。

终于候到主人发到手上的零碎钱，飞一样跑出来，手心出汗了，心还咚咚跳，两人脸上却是难抑的兴奋。再次鼓起勇气挪至第二家，不料屋主一指我同伴：“这不是苏家村那个谁家的小孩吗？”同伴一下窘僵住了，醒悟过来拔脚飞奔，我也紧跟着落荒而逃。

还是带着耳朵、眼睛赶赶热闹开心啊。这不，村口舞龙灯的进村了。好威风一条龙长龙哎！皮鼓咚咚擂得重，铜锣咣咣敲得紧，铿锵锣鼓声里，一身姿灵动小伙手执长棒，棒一端是滴溜溜转的大彩珠，彩珠随小伙上下左右翻飞。

为头后生一样地跳跃腾挪，手擎的张着大口的龙头逐着彩珠嬉戏。后边十多个人各手握长棒撑着一段龙身，龙身一段段圆柱形，竹木支架，外蒙红纱，内置红烛，烛火摇曳，它们之间又以红布缀连，绵延数十米，煞是壮观。龙身，龙尾紧跟龙头之势舞动，或成蛇状，或做圆环，或作线形，姿态百变，乡亲们围观着，喝彩着，偶尔放一挂爆竹助兴，村庄流动着一种热烈、喜庆、祥和的气氛。

铙钹碰起来，胡毡颤起来，花船灯又到村庄赶热闹了。水上的船上了岸，成了手扎的花船，模样逼真，彩绸缠身，色彩明丽。一身材婀娜的妙龄女子双手执左右船舷，掩藏在船舱处，舱内灯火隐约，女子曼妙身材，俏丽面容，紧身戏服忽隐忽现，莲步轻移，花船如在浪中穿行，且歌且舞，乡亲们看得如痴如醉，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。

我们小孩子爱看蚌壳灯。它由硕大的竹支架外罩彩绸扎制而成，两片蚌壳连在一起，开合自如。一漂亮女子躲在蚌壳里，双手各绑缚在左右蚌壳上，蚌壳随手开合，随脚移动。

蚌壳灯外是一形象搞笑的渔翁，腰别鱼篓，手缠鱼网，脸上描着小丑的模样。蚌和渔翁斗智斗法，它忽而夹住了渔翁的手，忽而粘住了渔翁的屁股，忽而卡住了渔翁的头……渔翁焦急摆脱，手舞足蹈，表情丰富，动作夸张，一下跌一跤，一下拎着生“痛”的手，一下捂着夹“肿”的屁股，逗人捧腹，人群不时爆发一阵哄笑。

难得遇上一回踩高跷的。他们一个个打扮成或孙悟空或猪八戒的样子，握棒的，抡耙的……双足绑在好几十公分高的木桩上，高高在上地自由行走，神气极了。我和伙伴一直尾随到三里路外的十字堡，望着他们又去了更远的村庄，才依依不舍地一路蹦蹦跳跳地模仿着他们舞枪弄棒的样子回家。

唱着跳着，舞着闹着，村里的小溪哗啦啦地响了；村头的柳芽绿油油地爆了；村里屋檐下，轻灵的燕子叽叽喳喳叫开了；层层梯田里，耕牛打着响鼻，犁开一垄垄沃土。春天就在乡村的嬉闹声里来了。

小时候，年是新衣，是糕点，是压岁钱，是小伙伴们的游戏，是童年时最大的期盼。长大了才知道，年是团圆，是欢聚，是忙碌生活的承上启下，是继往开来的庄重仪式。人们用所能想到的美好字眼来表达这个时刻：喜庆、吉祥、平安、团圆、兴隆、长寿、富贵……

“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”。年，仿佛是一声号角，吹响了回家的集结号，无数人拖儿带女，肩背手扛，千里迢迢，长途跋涉，只为那一顿意蕴深长的年夜饭。

说起年夜饭，我就想起家的一张大圆桌。这张桌子，是前年在老妈的坚持下买的，她说过年没有它，不像样。深棕色的桌面，全实木的结构，配了十张凳子，往厅里一放，团圆的节奏感就特别强。平日里这张桌子根本用不上，我有时还觉得特占地地方。临近过年，老妈就刻意交代我，要把桌子弄干净。先用洗洁精，把桌面、截面、托盘、凳子靠背镂花的缝隙，细细清理过去，再用清水抹两遍。桌子像是重上了一层亮漆，光洁透亮。

离过年越来越近，老妈往这张桌子上堆放的东西越来越多。老二爱吃的糖糕，荸荠，咸鱼，老三爱吃的羊肉粉，笋干，老四爱吃的豆腐，依次陈列。对于一个母亲来说，过年像是儿女们的一次集体撒娇，她哪个都得满足。东西全都准备好了，姑娘们一个个拖家带口地回家了，一时间家里笑语盈盈，欢声不断，着实像个小型游乐场。

除夕的年夜饭是年终盛典，在我家，每年都像一曲“欢乐颂”。这餐饭充满了仪式感，菜肴丰富，时间充足，更重要的是，在老爸的主持下，它就像一个家庭总结大会，大大小小一个个要说说今年取得的成绩，来年的安排打算，丝毫不马虎不得。不过我们经常说着说着就跑题了，最喜欢挖掘各自小时候的糗事，乐事，于是，年夜饭成了新年开心第一课，一家人互相打趣又互相鼓励，时间把我们变得更加密不可分。

自大弟弟从医专毕业后，我家的年夜饭，就总是少一个人。

毕业第一年，他进了县城的一所私立医院。那以后，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忘了自己还有一个弟弟。每日坐诊、手术、值班，他住在医院宿舍难得回家一次，生性内敛的他也极少给家人打电话。不管是家庭聚餐，还是亲戚酒席，我们已经渐渐习惯了他的缺席。除了除夕夜。

除夕，是全家唯一保留下来必须团聚的日子，这一天不管大家身处何方，都会似鸟儿归巢，在天黑前必定赶回家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一顿热乎乎的年夜饭。

除夕一早，弟弟就打电话来说今天要留在医院值班。全家愕然，爸爸表示要与院长沟通，将弟弟从值班名额中换下。弟弟只说，这是单位的安排，把我换下来，那其他医生呢？

那天下午，妈妈在家中早早煮好了一锅鹅和猪蹄，用瓷盆装满一盆，我和小弟跟着爸爸一起开车把瓷盆送去医院。送到时大弟弟正在食堂吃饭，圆桌围满了值班的医

老爸平日里很少喝酒，过年了算是破例，不过也是浅尝即可——他一辈子谨小慎微，没做过出格的事。倒是我们姐妹，相互怂恿着多喝一点，好和这万家团圆的氛围匹配。母亲解了围裙，也乐呵呵地坐下，父母，姐妹，加上第三代，满满的一圆桌，春节的交响曲正式奏响。老爸作为大管家率先举起酒杯，“来来来，过年了，咱们齐喝一口，共祝新年好！”“新年好！”碰杯的声音格外清脆，在全家人的欢声笑语中，像一个跳跃的音符。接下来是孩子们的大呼小叫，“我要吃鱼！”“我要吃虾！”“我要啃猪蹄！”“我要喝汤！”……此起彼伏，应接不暇。菜肴是老妈精心准备的，荤素搭配，冷热交加，咸辣适宜，全家人爱吃的，她心里都有谱呢！现在，她就是给这个夹菜，给那个舀汤，忙得不可开交。我知道，这份忙碌里有满足，有安宁，有无需多言的

除夕“欢乐颂”

余敏

幸福。

我们开始向二老汇报成绩。其实哪有什么成绩，无非是工作稳定，身体健康，孩子快乐成长，或许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，平和的生活状态就是一份及格的成绩单吧。

酒过三巡，集体微醺，大家的话渐渐多起来了，故事下酒，也是一道精品菜。话题通常从我女儿身上说起，她这几年个子窜得贼快，还没满十六岁，已经一米七的个头了，她外婆经常拿她打趣：“哎呀，我还记得你上幼儿园的时候总是抱着我的大腿哭啊，赖着不肯上学，怎么一下子就这么大了！”照例引起一家的哄笑。女儿不甘示弱，马上反击：“上幼儿园哭的又不止我一个，你们老记着干嘛？我妈说二姨和三姨小时候还经常打架呢！”“这个情况属实，我可以证明。”我给女儿帮起了腔，“那两个家伙从小打到大，每次我都是劝架的。”老三大声叫起来，“都是她欺负我！”老二搬出小时候父母的口头禅来，“妈说了，没一个好东西！”

弟弟和年

姚雅云

护人员，桌上放着几盆大锅菜。大弟弟没料到我们会来医院，赶忙放下米饭起身来迎。爸爸看了一眼桌上见底的菜碗，让我们赶紧把瓷盆放下。我们笑着与大家道完“新年快乐”，大弟弟送我们出门，他刚把我们送到食堂门口，爸爸便说：“别送我们了，快进去吃饭吧，待会儿菜又被吃完了。”

爸爸走出大门，双手抹了一把脸，眼眶微红。

那一年，是我记忆中家里除夕第一次有人缺席。我们家没有团聚，我们把弟弟给了大家。

第二年除夕，大弟弟不用值班了。大年夜全家欢天喜地坐在一起，围着满桌的菜肴，正吃得高兴，大弟弟接了一个电话，挂了电话他草草扒拉了两口米饭——急诊有一个少年手被玻璃碎扎透，他需立刻赶到医院为少年进行手术。

我站在家门口，看着弟弟独自穿过马路两旁万家盛放的烟火，乘上在路口等待的救护车呼啸而去。

我们慢慢接受了大弟弟在除夕夜的缺席，也接受了他在成为医

全家人笑得前俯后仰，两个外甥女看着自己的妈妈在互爆糗事，乐得在边上捂着嘴咯咯地笑，连老爸这么不苟言笑的人，也禁不住咧开了嘴。

孩子们吃得差不多了，开始下桌聚众玩电脑，几个脑袋挤在一起，双目炯炯，大呼小叫，不亦乐乎！我看着她们大发感慨，“现在的孩子其实可怜着呢，平时没玩伴，就是一个电脑，哪像我们小时候，到处都是小伙伴，自编的游戏花样百出。”老二接腔，“你们都还正常，玩的都是女孩子的游戏，什么跳格子跳皮筋丢沙包，我呢，整天跟着男孩子混，拿黄泥做手枪做大炮，捉虫子，然后做成诱饵去钓青蛙，打乒乓球，偷辣椒……”老爸赶紧接了个话茬，“我说菜园子里的辣椒老丢，原来都是你带人去偷的啊！”妹妹大叫着撒起娇来，“没有啊，我偷的都是别人家的！”又是一阵哄堂大笑，这笑声仿佛使得空气都温暖了起来，这份温暖浸润着在场每个人的身心。

说笑完了，话题慢慢就转到了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热点上来。男人们开始参与讨论，什么新农村建设啊，媒体发展的趋势啊，高考改革的方向啊，延迟退休的利弊啊，逮着什么说什么，没有中心议题，漫无边际，纯粹当成下酒菜。通常吃到春节联欢晚会开始我们也就结束了，集中到客厅看晚会。虽然节目并不十分精彩，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守着它，仿佛在守护着一份情怀，一份记忆。

很多人都说年味淡了，不再是小时候的感觉，我想，这应该是一种必然。年龄不同了，生活方式改了，时代在飞速发展，过年的方式肯定会有所改变。在物质生活已经相当丰富的今天，过年，更多的是文化的沿袭和不断的创新。也许，以后我们可以尝试更多的过年方式，旅游过年，抱团过年，与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家庭交换过年，这样，年年的年都会有不同的年味，年的精神内核才能得以代代延续。

生的那一刻起，我家的团圆就注定要为病人的健康让路。

去年，大弟弟换到了镇上的卫生院工作，他有了更多的时间能回归到家庭中，就在我们以为他可以在家安心过个年时，突然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，让全国上下从定点医院到基层卫生院全都紧张起来，进入了备战状态。他依然没能顾不上好好歇口气，在新年一早就匆匆赶去医院值班。春节期间每天戴着口罩，穿上白大褂，不是消失在我未醒来的清晨，就是消失在接到急诊电话的夜里。

今年，为了防止春节人口流动让疫情反扑，各地提倡就地过年。我和爸妈打算今年一起留在上海过年，就不回老家了。前几日跟弟弟说起这事，他叹了一口气：“那我今年过年会有点冷清啊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又听他笑着说：“不过也没什么，你们响应号召在上海过年，我就正好安心在医院值班过年啦！”